



为了能顺利地继续入睡,陈婷半夜上洗手间习惯不开灯。

只是这次,她突然睁大了眼睛——黑暗中她面前的镜子里映出了灯光,灭了,又亮了一会儿,又灭了……陈婷望向洗手间的小窗,外面是公共楼道。

现在是凌晨两三点,应该是楼道里有人。

什么人?她立刻完全清醒了。

陈婷踮起脚尖,摸黑进入客厅,来到入户门前,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,外面鸦雀无声。她又小心翼翼地凑近猫眼往外看,灯光依旧还是亮了一会儿,又灭了,又亮了。

但是从猫眼看来,家门口没人,这亮度好像不是她家门口的灯光。她住六层顶楼,亮着的灯应该来自五楼门口。

谁在楼道里?

陈婷确认自家门前没人后,摸索着抓过鞋凳上的哑铃紧握在手里,壮起胆子把门打开一道细缝。

她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烟味。

一定是五楼的男人在楼道里。

她重新去躺下,却难以入睡了。

陈婷想起她偶尔晚归的时候,会看到楼下那个瘦小的男人在楼梯拐角靠着墙抽着烟刷手机。楼道里的感应灯会定时自动熄灭,那人通常是眼睛一直紧盯着手机屏幕,只是在每次灯光熄灭时蹬一下脚,那灯便又亮了。碰到有人上下楼,他就不声不响地侧一下身,好像楼道是他的夜间吸烟室。

这房子,陈婷一个人住,楼下却住着一家四口:一个老婆婆,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。她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,已经很熟悉楼下这个男人的日常:白天开车去上班,晚饭后去扔垃圾,然后挤在小区门口的人群中围观邻居下象棋。周末的时候,陈婷在阳台上喝茶看书晒太阳,会看到那男人在楼道口进进出出:他系着一条印了某调味品广告的蓝色围裙,拎来一桶桶水,拿起抹布把他那辆黑色丰田车擦得油光铮亮……

婚姻中的男人就是这样子的吗?他像一只忙忙碌碌的工蚁。

“工蚁”下半夜会在楼道里抽烟?这是陈婷无意中发现的秘密。

晚饭后母亲来了,顺便带进来一个放在门外的快递。

“你的快递收件人写错了,怎么

是什么陈先生?”母亲问。她笑笑。

母亲打开带来的包,把一盒盒菜往冰箱里塞,一边唠叨:“少吃外卖,早点睡觉。”

陈婷一边有口无心地应着,一边在水槽边洗一只杯子。

母亲飞快地瞥了她一眼:“你下个周末有没有空?你小姨她同事……”

“妈,妈,打住哈。我不要去相亲。”

“怎么就不能好好找个男人成个家呢,你同学的儿子都能打酱油了。”

“我不要,大家都忠实地做自己不好吗?”

“可是,人总是要结婚的呀。”

“妈,你也几十年婚龄了,那你来说说看,结婚有什么好处?”

母亲再一次词穷了,她总是说不过女儿。

“这个给你,你爸说你要一双他的旧皮鞋?”

“对的。”陈婷接过鞋子打开房门,放到屋外,再伸脚扒拉一下,让鞋看上去很随意的样子。

楼道里的感应灯随着她的开关门亮了又灭了。

感应灯成了陈婷的一个小秘密,她每次起夜都会留意镜子里有没有映出楼道里的灯光。

有时候有,有时候没有。

不知从哪天开始,陈婷发现楼道里的感应灯似乎每晚都亮着。

她试图从那个男人脸上看出点什么变化,但他依旧是上班、回家、扔垃圾、看下棋……还是那副没有喜怒哀乐的样子。在楼道里擦身而过,他和她还是跟之前一样默不作声,在狭小的楼梯上尽量保持最大的距离,像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

新年的前一天,陈婷晚归了。她去了郊区静谧的高处,看着一朵朵烟花此起彼伏地在夜空绽放,转瞬又无声无息。

走上回家的楼梯,感应灯随着陈婷的脚步亮起来,又依次自动熄灭。一楼、二楼……她一步一步往上走,光越来越亮了。那个人深夜独处时的神情会跟白天有所不同吗?她居然有点期待。

五楼的门口亮着灯,可是没有人。

陈婷停下脚步抬头看。灯灭了,马上又亮了,楼道寂静,没有人启动开关。

她默默地站了好一会儿——五楼的感应灯应该是坏了。

沙发破了一个洞(小小说)

□毛佐明

窗户开着,老杨被鸟的叽喳声吸引,扭头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鸟在窗台跳跃,像是在招呼什么。老杨扔下报纸摘下老花镜好奇地瞧,谁知,鸟儿竟落在窗边沙发上,还把嘴上衔着的一根草往沙发绽开碗口大的破处塞,动作灵活又好看,还不时地仰着小脑袋两眼滴溜溜瞧过来。老杨忙朝室内忙碌的老妻示意,又蹑手蹑脚退远点,轻声说:“地,要做窝?”

老妻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叽喳声里又飞进一只也衔着草的鸟,也往绽口放,老两口呆呆的看着竟忘了做饭。几回往返,鸟窝筑成像只毛绒绒的摇篮时,已是西塘河映着晚霞把绮丽的色彩撒进窗口的辰光了。

沙发早就破了一只洞,老杨几番犹豫是不是把其扔了。这回,见俩鸟儿像当成自家的屋子,在沙发窝里呢喃啾啾,这个念头便摁了下去。思忖了一会,拿起手机拨了过去。

“喂,老爸有事吗?”话筒里女儿急声询问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哎,快说我正要上班呐,是你病了还是妈?”

“没没没。”老杨立马领悟,大洋彼岸正是早上。

“好好,你慢慢说。”女儿放心,语气放缓。

“告诉你,家里飞进两只鸟在沙发上做了窝,就是你常常在上面跳舞的。破了个洞本想扔了,现在……”老杨的口气有点欢喜且带着神秘的余味。

“噢,别惊动它们,拍个视频来。我要出门了,唉。”手机搁了。扭头,老妻在旁似听得明白,便示意她:“来,你手感沉稳。”

阳光明媚,窗户开着;斜风细雨,窗户也开着。白天鸟儿双双飞进飞出,似春天的舞蹈;夜色温和,窝里暖暖,俩鸟儿低吟浅唱。老杨夫妻仿佛重任在肩,超市买来玉米屑撒放窝边,小杯盛水随时添换,动作轻捷

灵动配合默契,连看电视的声音也放得低低的。半夜如厕,常借天光侧脸探视鸟窝……

这天,窝里多了三只淡色小蛋,老杨欢悦,伸手欲摸,老妻一拍其手背:别动!数天后,有了细碎的动静,三只肉团团的小东西在蠕动。这些,也随视频飞去了大洋彼岸。手机传来语音:“老爸,腿伤咋样?别忘了吃药。”“地,不知咋的,这几天没感觉了。”

小鸟长满了羽毛,由大鸟领着在室内跌跌撞撞地扑飞,喳喳尖叫声中透出清新和欣喜。老杨一只手把手机贴着耳朵一只手指紧捏着老妻的手:“女儿呵,小鸟在学飞呢。”“好呵。”“一只……没了。”“噢?”“他和俩小孩好吗?”“不是告诉了吗,大的在上学小的也入了幼儿园,他就是忙。嗯,一切正常。”

有好几天好几回,四只鸟一齐飞出许久才回来,在窗台上、沙发边跳跃着,叽叽喳喳地叫,声音忽高忽低,像是诉说什么,把老杨两口子瞧得怔怔的。

不久之后,终于,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,鸟儿一家朝着倚在阳台门边的老杨俩,啾啾了一回,一齐跳出,腾空而起,在街上河面上盘旋了几圈后飞远了,像是踏上了旅程。

窗户、沙发归于平静,只留下毛绒绒的小“摇篮”和周围星星点点的粪便痕迹与若有若无的骚味。老杨慢吞吞地拿来抹布和垃圾桶,老妻挡住:“你忙啥东西啦,上面有它们的气息,明年再来时就熟门熟路了。”

“女儿呵,视频看了吗?”“看了,拍得不错!”“我想打扫沙发,你妈不许,说留着它们会来的。”

“妈说得对,用报纸或旧衣服盖着。嗯,会来的,我敢保证会来的。”电话里女儿的语音有点哽咽,像塞着鼻子。

松口气之余,老杨抬头,见老妻缓缓地走近窗口,遥遥映着波光的河面出神。

